

台港澳小说名家

江湖三女侠

梁羽生
著



华文出版社

江湖三女侠

○ 梁羽生 著

(下)



《江湖三女侠》内容提要

本书为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先生的代表作之一。

清帝雍正登基以后，大兴文字狱，残杀晚明大儒吕留良族。吕氏遗孤吕四娘，在唐晓澜、甘凤池等武林侠义的襄助下，同女侠冯琳、冯瑛等同清廷鹰犬、血滴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历尽艰辛，几经生死，终于手刃雍正，得报大仇。

江 湖 三 女 侠

(上、下册)

梁 羽 生

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5号)

冶金铅印厂印刷

开本32 印张30,375 字数681,000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-150,000-170,000

ISBN7-5075-0019-5/I·4 定价：10.70元

第二十五回

无意发藏书 坐行梦梦
有心求伴侣 误会重重

冯琳自那日撇开了李治之后，来到年家，交出了年羹尧的信物之后，住到那个大园子里。园子已经荒废多年，年遐龄本不敢让她去住，冯琳微笑显了一手武功，随手拾起一颗小石，将庭院中一棵槐树上的鸟儿打落，年遐龄想起了自己儿子的许多异事，又见了她的本领，心想这小姑娘既然是儿子叫来的，必然大有来历，稍事打扫之后，就由她搬进以前钟万堂住过的那间书房。

冯琳走进荒园，只觉心神动荡，到了书房之后，更觉这个地方好象来过一般。苦苦思索，却是想不起来。年羹尧要她住到花园里去，原有很深的用意。因为冯琳吃了允禔的迷药，失掉记忆，对进皇府之前的旧事，再也记不起来。因此年羹尧想让她住在旧时住过的地方，好触发她的思想，恢复她的记忆。

可是冯琳失掉记忆已有多年，虽觉这园子地方好熟，仍然想不起来。住了几天，园子的每个角落都走到了，恍惚记起，这些地方，都是自己旧游之地。可是自己什么时候到过这个园子，却记不起了。再转念一想：自己和年羹尧是最近才认识的，怎么会到过他的家中？心中疑虑不定，过了半个多月，心中才渐渐安静下来。

一晚，冯琳在园子里徘徊，苦苦思索，忽见墙头上黑影一晃，先后有两个人跳了进来。

冯琳一看，见这两人身法虽颇矫捷，轻功却非上乘，她掌心本已暗扣两柄喂毒飞刀，待要发出，转念一想，却又止住。只听得前头那人道：“这里就是钟万堂生前住的地方了，咦，怎么房间里有灯光？”他的同伴道：“难道那女娃子还在这里？”前面那人笑道：“绝对不会。我确实打探清楚，就在钟万堂死的那天，她已被双魔抱进皇府去了。”冯琳听得“钟万堂”三字，心头又是一震，心道：怎么这个名字好熟！后面那个夜行人又道：“莫非年羹尧留有人看守？”他的同伴道：“年羹尧现在北京，忙着替允禩夺位，他哪里还有闲心顾着这个园子。”后面那人道：“年羹尧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。”两人悄悄商议一阵，各自取出一个形如鹤嘴似的东西，走到窗子下面，冯琳也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。过了一会，两人推门进去。冯琳悄悄的从花树丛中钻了出来，身形一起，飞上屋檐，用个“珍珠倒卷帘”的姿势，双足勾着屋檐，悄悄向下张望。

屋内的那两个夜行人面面相觑，好象甚为惶惑。原来他们以为屋内有人，所以用那形如鹤嘴似的东西，把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喷入里面，不料一到屋内，却发现杳无一人，这乃是夜行人的大忌，不禁慌了。一人再跃出外面，四面张看，冯琳缩在檐脊，那人张望一回，回到屋内，道：“奇了，真没有人。”他的同伴道：“不管它有没有人，咱们快搜。”两人翻箱倒篋，看见冯琳的衣裳。十分奇怪。一人道：“难道邝师叔那个外孙女儿又回来了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她在皇府里住得好好的，怎会回来，别胡猜吧。”继续搜查，用刀剑铁凿，在墙壁地上乱刺乱插。冯琳看得好生纳

罕，心道：难道这里埋有什么重宝不成？过了一会，两人将她睡的那张大床也搬过一边，在床底搜探，又用铁凿挖土，忽闻得金属相触之声，一人道：“找着了！”挖出一个铁匣，左弄右弄，却弄不开。同伴道：“拿回去再设法吧。”先前那人道：“不知里面藏的是不是那本书，若然不是，岂不白白辛苦一趟。”摸出一柄镞刀，道：“待我把这铁匣斩开。”他的同伴道：“当心点，可不要弄坏匣中藏书。”话声未停，先前那人已一刀劈下，蓦地里火星蓬飞，铁匣一开，两柄飞刀电射而出，那人猝不及防，给飞刀射中心窝，惨叫一声，当场倒地。另一人闪过一边，过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再上前去，将匣里的书拿了出来，看了一眼放入怀内，大喜笑道：“总算找着了。”把尸首踢过一边，道：“师哥，明年今日，我替你做周年祭。书已找到，你在九泉之下，也当瞑目了。”反身走出屋子。冯琳心道：这人好坏，叫他也吃一刀。那人刚刚走出屋子，给冯琳一口飞刀，也正正插中心窝。倒地惨叫，片刻之后，也随着他的师兄到黄泉路去。冯琳跳了下来，先掏出那一本书，只见封面写着“金针度世”四字。又进屋内拾起那铁匣中射出的两柄飞刀，看了一眼，不觉大吃一惊！

那两柄飞刀的形式和自己的完全一样，冯琳再察看那两人的伤口，中毒的征象也是相同。又惊又疑，心想：韩伯伯说我所用的喂毒飞刀乃是独门暗器，江湖之上，无人会使，何以这铁匣中所射出的飞刀，和我的完全同一家数？

原来冯琳自小跟随钟万堂，学成了夺命神刀的绝技，被双魔抱进皇府之后，本性虽然迷失，小时所学过的武艺，却未忘记，她那一匣二十四把毒刀，也仍带在身边。四皇府中高手如云，冯琳因得他们喜爱，每人都传她武艺；其中韩重

山乃是使暗器的高手，见了她所使的飞刀，便知是傅青主这一派的真传，韩重山拿了她的飞刀，细心研究，不消几天，连淬炼飞刀的毒药，也研究出了。但韩重山自己是一派宗祖，不愿使用别派的暗器，所以只传了冯琳淬炼飞刀的方法和配制解药，并指点她的手法，自己却不使用。钟万堂死后，无极派没有传人，年羹尧虽也学得几成，但以年羹尧的身份，自然不会再在江湖行走，所以韩重山才会对她说那一番话。冯琳也以为飞刀之技是出于韩重山所传，根本记不起有个“钟万堂”了。

冯琳想来想去，想不明白，只好把那两个尸首悄悄埋了。收拾好房间之后，展开那铁匣中的藏书一看，又吃一惊，吃惊之后，又不禁喜出望外！

这本书分上下二卷，上卷共十三篇，前三篇是内功窍要，后十篇则是拳经剑诀。下卷十二篇全是医书。冯琳先看拳经剑诀，觉得有些手法还不及自己所学的厉害，但再看前三篇时，则觉其中深藏奥义，精妙无穷。冯琳本来从李治那儿，学了一些修练内功之法，可是因为李治本人尚未达到炉火纯青之境，有许多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；而且又是出于口授，东鳞西爪，有如一盘散珠，串不起来。看了书后，顿觉脉络分明，以前所学的，非但能用书中之理一以贯之，而且悟了许多精义。要知傅青主乃是内家正宗，武功虽然不及白发魔女的辛辣，但照他的方法修习内功，比起白发魔女这一派来，却要事半功倍。

冯琳天资颖悟，自此在花园的静室里依书修练，过了半年，进境神速。连书中的拳经剑诀，也全学了。这一日偶而翻阅下卷，冯琳本不耐烦阅读医书，翻了十多二十页，忽见其中载有医治迷失记忆的方法，看了半天，看不明白。原来这乃是傅青主当年为桂仲明的“离魂症”所作的一个医案，傅

青主精心研究医学，当年桂仲明之病，虽然是靠冒流莲之力治好，其中经过，得意外之助颇多（桂仲明之怪病，事详拙著《七剑下天山》）。傅青主心想治病不能全凭巧合，因此殚精竭智，想出了医治这一类“离魂”怪症的方法，所用的方法大致相当于近代的催眠术，冯琳毫无医学基础，所以看不明白。

冯琳虽然看不明白，但却因此有所触发。心想：自己对幼年之事，每每想不起来，问那些叔伯，也是语焉不详，而且各人所言，颇有差异，莫非自己也患有这种“离魂”的怪症。这样看来，这本书倒大有用处呢！随手翻阅下去，翻到最末一页，忽见有几行字写道：“字谕羹尧徒儿：此书乃你傅祖师一生心血，你当珍而藏之，并凭此书为据，接掌无极派门户，钟万堂。”原来钟万堂生前，耗尽心血，把年羹尧训练成文武全材，本意就是想他继承无极派的衣钵，不过因为年羹尧还未长大成人（钟死时年羹尧方十四岁），所以没有将这本书传给他。钟万堂为了预防给仇家突然所害，在书后面留下那几行字，原有当作遗嘱的用意。后来钟万堂果真被双魔所害，临死之时，发现年羹尧竟是个心术极坏，背师叛道之人，这本书的藏处，也就没有告诉他了。

冯琳看了这几行字后，才知道钟万堂是年羹尧的师傅，不觉将一些事情联想起来，想道：这钟万堂不知是什么人，但他铁匣中的飞刀和我所用的一模一样，想必和我有点关联的了。但听那两个偷书贼所言，钟万堂此人已经死去，看来只好问年羹尧了。这一晚，冯琳对卷痴思，想到深夜，直到年羹尧来了，她才惊起。

年羹尧推门进去，忽见冯琳坐在房中，正在推开一本书，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未睡吗？看的是什么书呀？”冯琳突然想起，这本书是钟万堂留给年羹尧的，

若然给他看见，岂不是要送给他？冯琳心中不舍，年羹尧伸过头来，冯琳将书一卷，放入怀中，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：进来也不先叫一声。”冯琳浅笑轻颦，年羹尧看得痴了。问道：“你的伤全好了吗？”冯琳愕然不语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你的功夫俊极了，比以前高明得多啦！……”冯琳凛然一惊，心道：莫非他已知我得了这本宝书。年羹尧继道：“八臂神魔的毒爪厉害非常，你服了解药之后半个时辰就行动如常，真真难得！看你现在的面色，简直象没事人一样。”冯琳奇道：“我几时受伤了？”年羹尧笑道：“你这小淘气，和我开什么玩笑。你不想见双魔，我已把他们支开了。”冯琳莫名其妙，道：“你到底说些什么，我一点也不明白！”年羹尧道：“你今日午间和谁打架来了？”冯琳奇道：“我来了大半年，未曾出过园子，几时和人打架来了？”年羹尧见他神情，不似说笑，不禁大奇，再追问道：“你今日整整一日都在这房子里吗？”冯琳道：“我骗你做什么？”年羹尧睁大了眼，道：“我今日分明见着你嘛！”冯琳见他怪样，噗嗤一笑，道：“你见着鬼啦！”停了一停，忽道：“别说这些鬼话啦。我问你，钟万堂是你的师傅，是吗？”年羹尧双眼一翻，道：“唔，怎么样？”冯琳突然把手一扬，一柄飞刀向年羹尧迎面飞去。

年羹尧大吃一惊，伸手把飞刀接着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冯琳嘻嘻笑道：“你接飞刀的手法和我不一样。”年羹尧心道：“我和你同出一师传授，怎会不一样。”说道：

“原来你是试我来了。”冯琳道：“那日我瞧不清楚你的手法，所以再试一次。”年羹尧道：“你试这个干嘛？”冯琳手托香腮，盯着年羹尧眼睛，又笑道：“你这个园子我好象来过似的？”年羹尧心中一跳，冯琳又道：“我和你好象也

是以前相识似的？怎么他们一点也不告诉我呢？”年羹尧本性多疑，心念一动，想道：“这个野丫头精灵极了，她以前的说话不可全信。若然她不是和皇上闹翻，而是皇上派来试探我的，那可糟了。”冯琳见年羹尧眼珠转来转去，笑道：

“你怎么不说话啊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我师傅的名字？”这回轮到冯琳一怔，一时间答不出话来。冯琳舍不得那本书，势不能说是从那本书上钟万堂所留的遗言知道的。

年羹尧把她尴尬的神情看在眼里，越发起疑。想道：“若不是皇府的人告诉她，就是江湖上的人物告诉她了。她逃了出来已近一年，不知和什么人物来往，这层也不可不防。”冯琳眉头一皱，笑道：“你这人怎么如此多疑，你年大将军声名显赫，你的事情，自然很多人知道的了。”年羹尧道：

“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”冯琳道：“我是听路人闲谈知道的。怎知那些人名字？”冯琳自以为这番话说得很为得体，殊不知又触了年羹尧之忌，年羹尧从钟万堂习技，其事甚秘，路人怎会知道。年羹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几时学会骗人的？”冯琳道：“谁骗你啊？我问你的话你理也不理，却反过来盘问我，哼，我不和你好了！”年羹尧给她一逗，心痒痒的，拿不准她这天真无邪的神情是否假装，道：“好，你坐下来，我问你，你的飞刀是谁教的？”冯琳道：“是韩重山伯伯教的。”年羹尧摇摇头：“不是！”冯琳道：“那么是谁教的？”年羹尧正想说话，忽听得外面似有声响，急嘘声说道：“快躲起来，待我看是谁来了？”冯琳扮了一个鬼脸，躲到床后，年羹尧打开书房房门一瞧，忽见了因手提禅杖，大踏步走来。

原来因和董巨川铍羽而归之后，听得年羹尧回了老家，了因等五人出宫之时，允禩曾有密旨，要他们暗中监视

年羹尧。了因倚老卖老，素来不把年羹尧看在眼里，这时又恨年羹尧不等他们，和董巨川商量道：“小年要我们替他卖命，他却回家享福，咱们找他去。”董巨川城府甚深，笑道：“他是三军主帅，我们没有他的召唤，又无紧要事情，怎好找他？”了因道：“告诉他，我们捉不到那个方今明，却碰着了那个野丫头，这些事情不要紧吗？”董巨川摇摇头道：“这些都是小事。”了因双眼一翻，道：“好，你不去我去！我们领有皇上密旨，又非他的下属，怕他什么？”提了禅杖，连夜闯到陈留。

年羹尧见是了因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宝国禅师，何以深夜到来？”了因张眼四望，道：“小年，你和谁说话？”年羹尧道：“我在房里读书，你听错了。”了因道：“这间房就是钟万堂以前住的吗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不错。”了因道：“雅致极了，好，我们进去坐坐。”不待年羹尧答话，径自推门进去。

年羹尧心中骂道：“你这秃驴，慢慢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心中愠怒，面上却丝毫不露，陪笑说道：“禅师赏光，那好极了。”跟着了因进去。了因坐下来深深呼吸，笑道：“好香，象是小姐的闺房。”年羹尧道：“大师说笑了！”了因贼忒忒的四面张看，道：“绣花的枕头，大红的被褥，哦，小年，你回家秘密完婚，连我们也不告诉，该当何罪？”年羹尧道：“家母对我自小溺爱，我是独子，他怕我长不大，听一些三姑六婆的说话，把我当女儿看待，床铺被褥，都是女孩儿家用的，说这样可以化解灾殃，真真可笑极了。”那时民间风俗，把独子当女儿养大的非常之多。了因将信将疑，突然走到床前，轻摇床柱，年羹尧大吃一惊，了因笑道：“这张床也造得好精巧。我真想在这里睡一觉，”

年羹尧本以为冯琳定被发现，那知了因摇了几摇，帐后一点声息都没有。

年羹尧好生奇怪，想道：“这鬼丫头怎么躲藏这样好？”了因把禅杖一顿，坐在床上。年羹尧道：“我家中另有客房，不敢委屈大师住在这里。”说时面色已变。了因哈哈笑道：“我是个野和尚，和你说说笑话，休怪休怪！”年羹尧到底是三军主帅，了因不敢过于放恣。搭讪笑道：“我碰着那个野丫头了，她的武功比前高明得多，你说奇也不奇！”年羹尧又是一怔，道：“你也碰到她了？”了因道：“还有谁碰到她吗？”年羹尧道：“萨家兄弟吃了她的大亏。”当下两人各把日间所遇的事说了。年羹尧面色一端，道：“方今明捉不到，这事可要告诉皇上。”展开纸笔，作势要写奏折。了因不通文墨，最不耐烦看人读书写字，道：“好哇，小年，你写奏折，要我在这里侍候你吗？”年羹尧巴不得他这样说，忙道：“我带你到那边大屋去。叫两个歌伎好好陪你。”年家是河南首富，家中歌伎，颇有名气。了因哈哈笑道：“这样还够朋友。”年羹尧将了因带出荒园，把管家叫来，吩咐他好好招待了因。然后，又一个人回到书房。

书房中灯光摇曳不定，年羹尧悄悄推开门房，梁上突然跳下一人，年羹尧道：“你这小淘气和我开什么玩笑。”跳下来的少女拔剑待刺，见来的是年羹尧，忽又缩手。年羹尧道：“刚才我和了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了因也碰到你了，你还说你今天未出过这个房子！”那少女道：“谁是了因？”年羹尧道：“你装什么蒜，宝国禅师你都不认得吗？”那少女若有所悟，道：“是那个手提禅杖又胖又凶的和尚吗？”

年羹尧哈哈笑道：“你真会说笑，你这话若教了因闻

知，怕不把他气死！现在你认了吧？你是不是今日先碰见了因，后来才碰到双魔的？”年羹尧刚才在房中和了因各说今日之事，原意就是想叫冯琳听见，看看她的反应如何？那少女似乎颇为疑惑，道：“哦，原来那个胖和尚就是了因？我非但碰见他，还和他交手来了，怎么样？”年羹尧大喜道：

“你到底说真话了。那么我也告诉你真话吧，你的飞刀不是韩重山教的，是钟万堂教的，我和你虽非兄妹，和兄妹也差不多。”说着，用手拉那少女，不料那少女衣袖一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在年羹尧脸上。斥道：“嘻皮笑脸，动手动脚，想找死吗？”年羹尧愕然说道：“你怎么啦？装出这个凶样给谁看呀？”那少女宝剑一晃，斥道：“你是年羹尧，是不是？”年羹尧道：“我的好姑娘，这里可不是戏台呀！”那少女道：“你今日曾迫那个魔头给我解药，念在这点情面，可以饶你不死！傅青主的书呢？快拿来给我。”年羹尧道：

“什么书呀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装什么蒜？不是你把书搜去了，为什么我遍找不见。”年羹尧心念一动，道：“就是你刚才看的那本书吗？哈，哈，哼！”心道：“原来我师祖的拳经剑诀是你拿去了，你的来历我也全明白了，却将我戏耍？”一手抓去，那少女横肘一撞，一个肘捶，把年羹尧撞得倒退两步，刷的一剑刺去，年羹尧虎吼一声，顺手把一张椅子端起，迎着宝剑一挡。那少女剑招一发忽收，道：“恩怨分明，我不杀你！”脚尖一点，穿窗飞出。

年羹尧大怒，冲出书房，将她拦截。那少女对园中路径不熟，给他抄小路截着。年羹尧拔出允禔所赐的尚方宝剑，道：“你这丫头无情无义，你是听谁的差遣，到这里卧底来了？”那少女道：“哈，我饶了你，你还不让我走！”剑诀一领，一招“春风拂柳”，向年羹尧胸口便刺！

这少女不是冯琳，却是冯瑛。她下山之时，易兰珠吩咐她趁上邙山之便，可到陈留年家搜寻傅青主的遗书。她不知日间碰到的少年将军便是年羹尧，逃脱之后，养好精神，到了晚间，便施展绝顶轻功，偷偷来到年家，摸进荒园。她进来时，恰值年羹尧送了因出来，所以双方都没发现。

冯瑛进了房子，见灯花吐艳，锦幄犹温，分明是女孩子的闺房，而且房间的主人好象还是刚走未久。大为奇怪。四处搜索，都找不到师傅所说的那一本书，搜来搜去，搜到帐后，偶然触动机括，墙上一道暗门倏然打开。冯瑛心想：这房间里古怪真多。走进暗门，但觉缕缕幽香，直扑鼻端，好似有人在这里藏过，冯瑛打亮火石，在夹墙里细细搜索，仍是找不到那本书，但却发现那另一端的暗门，可以通到外面。

原来这复壁暗门，乃是钟万堂当日为了躲避仇家，暗中营造的。后来被冯琳发现，年羹尧却不知道。当了因进来之时，冯琳已悄悄的从暗门溜走。

冯瑛在复壁中搜不到傅青主遗书，回到房间，恰巧碰着年羹尧回来。冯瑛早听师傅说过年羹尧是个叛国枭雄，本待将他一剑刺死，无奈他日间救过自己性命，所以手下留情，只图逃脱便算。

年羹尧却误会她是冯琳，不知好歹，仍然紧紧追来。冯瑛给他逗得发了脾气，展出绝妙的天山剑法，把年羹尧杀得手忙脚乱！

但年羹尧自幼得钟万堂传授，又得少林三老的指点，武功亦非泛泛，虽然不是冯瑛对手，但斗了三五十招，仍然未曾落败。

冯瑛不愿久战，连进几招，把年羹尧迫退之后，转身便

走。年羹尧对冯琳虽然有意，但此时此际，见冯瑛对他连下杀手，已起了绝大的疑心，怀疑她若不是允禩派来试探自己，便是已和自己的仇家结成一派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因此必欲得而甘心，恃着自己熟悉园中道路，一路拦截和她游斗。抽空还发出两枝告急的响箭，想把双魔招来！

花园甚为广阔，两人一路游斗，翻过了几座假山，直打到了花园的西北角上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得东边也传出了叱咤厮杀之声，年羹尧一怔，继而一想，莫非是自己手下的武士，发现了她的同党，也打起来了。于是越发不肯罢手，一面紧紧缠斗，一面高声叫道：“来人呀！”

冯瑛大怒，斥道：“你真是不知好歹！”断玉剑扬空一闪，一招“大漠流沙”，骤下杀手，剑光闪烁，沙飞风起，年羹尧奋力挡了一剑，只听得“喀嚓”一声，火花飞溅，自己的尚方宝剑，竟然缺了一口。冯瑛趁他剑法慌乱，又是一招“大海扬波”，剑光飞洒中，年羹尧肩头中了一剑，忽见一条黑影如飞扑来，年羹尧叫道：“快把那野丫头拿住！”冯瑛已跃上墙头，跳出园外。

来的是个长身玉立的少年，冷笑问道：“那个野丫头呢？”年羹尧把手朝外一指，淡月疏星之下，蓦然发现这人不是自己帐下的武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已刷的一剑刺来，年羹尧大吃一惊，肩头一缩，使出无极剑法中的“一羽千钧”招数，意图以柔克刚，连消带打，那料敌人剑法奇诡辛辣，剑势明明向左，不知怎的，却倏然向右，年羹尧飞身闪跃中，陡觉顶心一凉，头发已被割断一绺！

这人正是李治。他自从那日得武成化救醒之后，对冯琳在危急之时舍他而去，甚为不解。见她留下解药，心中始稍稍宽慰。想道：“瑛妹”下山之后，性情虽然大变，却还不是寡

情绝义之人，看她留下解药，便可知道。因此，寻她之念越急。

武成化虽然是他舅舅，但因并不住在天山，与冯瑛见面不多，因此对她的性格，也就不很熟悉。听甥儿语气，显然对冯瑛情有所钟，叹气劝李治道：“那女娃儿虽然是易女侠的心爱徒儿，面貌武功都是上上之选，但察她人品，却不敢恭维。她虽然给你留下解药，但在危险之中，舍弃至交好友，那却是武林中最不齿之事。”想了一想又道：“何况和你同行的那个女孩子，是否冯瑛，尚未可知。看她留下的解药，名贵之极，却非天山所产。”李治笑道：“除非世上有两个冯瑛，要不然就定不会错！”又道：“舅舅以大义责她，道理当然不错，可是她到底还是个孩子呢！心性未定，易为外物所诱，舅舅你是她的长辈，教诲之责，你也应当担负。”武成化见甥儿极力为她辩解，也就不再提了。

这日他们二人适巧来到陈留。武成化想起：无极派的嫡系传人，傅青主的徒孙钟万堂曾在年家教书，听易兰珠说钟万堂的遗骨便埋在园中。我和钟万堂虽然未见过面，但我曾得傅青主传过几手绝技，和无极派甚有渊源，既到此地，理应当祭扫他的坟墓。于是和李治趁着夜深时分，也悄悄溜入荒园。

花园当中，书房里的灯光透出碧纱窗外，武成化道：“咦，这里有人！”李治道：“这个花园也造得怪，孤零零的只有这么一间房子。”武成化道：“我听得易女侠说过，钟万堂死后，她打听得年家已把这花园封了。怎么又有人住在这里？”两舅甥蹑手蹑脚，轻轻的跑过去看。忽听得书房中哈哈狂笑，有声喝道：“哈，小年，你回来了吗？你做得好事呀！”门开处一个胖和尚跳了出来，却是了因。

原来是因此人，虽然一向莽撞，有勇无谋。这回却是粗中有细。年羹尧把他带出园子，交给管家招待之后。他忽然想起，今晚之事，疑点甚多。按说若然是自小给人当女儿养大，成人之后，必然多少带点女孩儿家的气味。但年羹尧气宇轩昂，做事决断。何曾有半点女孩子气？

了因心有所疑，顾不得贪欢享乐。管家将他带进一间华丽的客房，笑道：“大师，你稍歇会儿，我叫两个歌伎陪你。”了因忽道：“且慢。”管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大师有何吩咐？”了因道：“你家的小主人是独子，自小一定很受双亲宠爱的了？”管家笑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心中暗道：这和尚何以会问这些说话？了因道：“你们乡下的风俗，独生儿子，多半被父母作为女儿厮养，是吗？”管家笑道：“是有这样的风俗，可是我家的小主人却与众不同，他自小顽皮到极，最爱和人打架。你想，他怎肯给父母当女儿打扮。”了因听了，半晌不语。过了一阵，说道：“我不想要歌伎来陪了。日间来的那两位形容古怪的老人，还在府上吗？”管家回道：“在。”了因道：“我想和他们一见。烦你对他们说，宝国禅师有请。”

管家知道他们乃是同伴，毫不疑心，果然去请双魔。心中还想：主人说这个和尚贪酒好色，想来是夸大其辞的了。

双魔未睡，听说了因在此，急忙来见。了因屏退管家，对双魔道：“主公（指允禩）叫我们监视小年，我们都以为小年忠心可靠。殊不知我今晚却发现他有欺君罔上之事。”双魔惊问所以，了因将年羹尧骗他的事说了。说道：“他的房中定有古怪。我们再去搜他一搜如何？”了因以为双魔必然答应，却不料双魔因位在了因哈布陀诸人之下，了因又极傲